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3/46

7 February 1983

CHINESE

Original: ANGLAIS/FRANCAIS

人权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9

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及其对
在殖民地或外国统治或外国占领下的人民的适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设代表处
1983年2月7日给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1979—1982 期间柬埔寨的复兴”

我谨请您将此件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签名)

常 设 代 表
大 使
Nguyen Thuong

柬埔寨的复兴 1979—1982

1979年1月7日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光荣的转折点。面对着灭绝种族的屠杀和丧国之危，柬埔寨人民奋起推翻了北京扩张主义者的代理人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集团。这一胜利在柬埔寨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迎来了柬埔寨人民享受自由与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

当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为此消息欢欣鼓舞之时，想到忧患余生的四百万柬埔寨人所面临的饥饿、疾病、遭受极度破坏等困难，其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正如韩桑林主席所说，“波尔布特集团不仅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把柬埔寨拖回到几十年前的水平，其统治所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后果还将给柬埔寨未来的许多代人造成痛苦。”柬埔寨人民能不能站起来为自己建立起新的生活呢？

然而，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这的确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由于全世界兄弟与朋友的支援，柬埔寨人民以其巨大的生命力迅速地奇迹般地复兴了，在各个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由于柬埔寨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挫败敌人破坏和毁灭她的企图，又要努力满足各项生活需要，重建国家，因此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阻力。但是，柬埔寨人民既已克服了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依靠自己的决心和国际支持与援助，他们将稳步走向光明的未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柬埔寨人民在全国解放两年多以后，就于1981年5月1日满怀热情地举行了大选。值得人民信任的、忠于保卫和重建国家事业的代表被选进国民议会。

97.82%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根据无记名选举的原则投了票。20个省的148名候选人中，有117名当选，其中男子96名，妇女21名，代表各社会阶层、民族和宗教信仰，活跃于政治、经济、科学与技术、文化与社会、艺术、部队、群众组织等各个方面。

接着，经全体人民对草案进行了讨论之后，由国民议会选举的国务院主席韩桑林于1981年6月27日签署了一项法令，颁布了柬埔寨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宪法的序言强调指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我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长期斗争

的产物。它反映了我国全体人民的意愿和目标：坚决保卫我国独立、重建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

宪法第二部分第一章规定，我国的国名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柬埔寨人民是“掌握国家的命运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根据宪法，1979年1月7日胜利后建立的全国各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进行了巩固和完善。柬埔寨人民唯一有权威的合法代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掌管国家内外的一切事务。

解放以来，柬埔寨人民加紧生产、恢复和发展经济与文化，重建国家、稳定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重大成就。

农业：人民热情地投入工作，并得到政府的指导。他们组织了“互助生产组”，在1979年至1980年的短暂时间内，就成立了95,000个这样的互助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

全国人民克服了由于种籽、农具、挽畜和灌溉设施等不足而引起的巨大困难，以巨大努力消除了饥荒的严重威胁，耕作面积从1979年种植稻谷和农业副产品的800,000公顷于1981年扩大到1,500,000公顷，生产1,500,000公吨稻谷。1980年获得了近十年来的最大丰收，1981年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耕作面积仍保持1,470,000公顷之多，总产量达1,600,000吨。1982年上半年，旱田作物获得全面丰收：总耕作面积达150,000公顷以上，（是1981年的1.5倍），总产量达256,000吨（比1981年增加一倍。）

工业作物：橡胶、烟叶、大豆等种植园得到恢复和扩大，重点在发展橡胶。1980年橡胶种植面积是5,000公顷；1981年为8,700公顷，生产5000吨生胶；1982年初，种植面积为11,724公顷，生产3,200吨干胶。种植短期生长工业作物的面积由1980年的13,500公顷发展到1981年的24,700公顷。

畜牧业：1970年以前公牛与水牛总头数为300万头，而1979年初仅为70万头。

—1979—1980：水牛和公牛为100万头，猪每年100,000头以上。

—1981年牛增加了16%，猪的总头数达近200,000头。

—1982年上半年与1981年同期相比，水牛头数增加了1.2%，公牛增加了3.8%，猪的头数增加了一倍。

水利：波尔布特集团逃跑以前破坏了许多大型灌溉工程。1979年以来，人们复修了数千公里的渠道、几百座水堤和水库。1980年至1981年他们在马德望、磅同、暹粒、干丹、茶胶、磅士卑…等省份恢复和改建了14个大型工程，柏威夏地区（磅士卑省）60个大小不等的工程已经修复或建起。磅同省 Kra-xanh Chonit 地区的排灌系统的排灌面积达25,000公顷以上，是国内尚待改善的最大型的水利系统之一。此外，30个水利工程保证马德望30,000公顷土地的排灌，波萝勉的 Prek Kum Del 工程有助于消灭2,500公顷稻田的水渍现象。

渔业：1979—80年的总捕鱼量：20,000吨以上。

1980—81：50,000吨

1981—82：72,000吨

波尔布特统治时期最高的年产量是25,000—30,000吨。

工业：波尔布特集团的破坏几乎涉及所有的工业部门：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关闭了，机器与设备被破坏，80%以上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技师被杀害。

1979年，40个企业得到恢复，重新开工。

1980年，60个企业开始生产，其中包括9个轻工业企业、2个建筑材料工厂、3个总发电量达1.04亿度的发电厂。

小型工业与手工业：在波尔布特政权下，几乎所有手工业都遭到了破坏。目前这些手工业正在政府的援助下得到恢复，已建起了更多的工场，生产农具、编织物、陶器、蒲制品、糖等。仅在金边，1980年就有772个工场生产，雇用2,930个手工业工人。至1981年，增加到1,338个工场和3,850个手工业工人。目前柬埔寨有1500个工场，手工业工人5,000名以上。

通讯和邮政服务：公路、铁路和水运网已经恢复。主要通讯线路已付诸使用，磅逊—金边铁路已通达马德望。金边—河内、金边—万象也有了定期空运。主要公路有了改善，并建筑了新的桥梁。首都和各省间的邮政服务已经恢复。电话线路又畅通了，国际电报业务亦已开始。

金融与贸易：波尔布特废除了货币制度。解放后，国家货币瑞尔于1980年3月又重新付诸使用。在私人贸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全国建起了国家贸易服务机构。

文化与艺术：在波尔布特统治以前的1,240名艺术家中，经波尔布特的屠杀后仅幸存下120名。自解放以来，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已迅速渗透到大众中去。对历史遗产和艺术品极其注意保护。新闻工作，报纸和电台、出版业和群众文化活动都得到了促进。柬埔寨国家艺术团在许多兄弟国家演出并受到热烈欢迎。年轻的革命电影院摄制了内容健康的影片，如：《柬埔寨：三加四》（1980年），《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孩子？》（1981年）这两部影片在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影节上均获奖。

教育：波尔布特集团屠杀了80%的教师，把校舍变成了监狱和军营。解放后，立即着手恢复学校和培训教师。1979—1980学年度开始时，已经有了4,971所普通教育学校，开班17,761个，招生总数达947,300人，教师21,600名。至1980—1981年，学生人数增至130万。1980—1982学年度开始时，招总生数达150万，教职工38,600名（与1980—81年度相比增加24.5%），师范学院，医药学院，技工学校招生2,100名；中等职业学校（技术、外语、医药、美术、商业和手工业……）1,033名；为各级教育培训的教师33,000名；1982年上半年有176,363人参加了成人夜校班；1981年向143,600人进行了基本“三会”（读、写、算）教育，1982年上半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220,000名；幼儿园有269个，接收儿童达17,336人，比1981年增加90%。

保健与社会事务：1975年前有683名医生、药剂师和医务助理人员，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中仅幸存69名（462名医生中仅剩54名；156名药剂师中仅剩15名）解放后，扩建和重新装备了许多保健设施。至1981年，全国卫生保健干部人数上升到10,000名，其中有160名医生和药剂师；现有医院25所，其中8所在金边。全国90%的地区设立了保健站和妇产医院。

在柬埔寨实行了免费医疗。前政权下的一些风土病——水肿病、痢疾、疟疾、肺结核——已得到积极治疗，过去三年来死亡率明显下降。40个孤儿中心收养了6,378名孤儿；这些孤儿都得到食物并获得普通和职业教育。另有194,000名孤儿则由各个家庭照料。

宗教：在波尔布特政权之下，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遭到禁止。82,000名和尚被强迫参加劳动，其中大多数人后来都已死亡。特别是穆斯林教徒，几乎全部

被消灭。大约3,500座佛塔被毁掉或改为监狱、军火库或牛栏。现在,在新政权下这些佛塔都已复修,2,000名和尚重新被委任圣职。

国际声援: 1979年以来,柬埔寨与越南、老挝、苏联和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许多友好和经济文化合作条约和议定书,这些条约和议定书都得到有效执行。柬埔寨同其他友好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得到扩大。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世界舆论的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威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迄今已得到30多个国家和2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承认。许多国家的群众组织都要求其政府承认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代表团访问了兄弟的友好国家、参加了国际会议,并受到热烈的欢迎。成员达数千人的几百个外国代表团访问了吴哥之故乡,为柬埔寨奇迹般的复兴而欢呼。



一些证明

“一月份,几十名新闻记者——其中有几位是西方报社的特派记者——可以沿着横贯东西的公路、绕着洞里萨湖旅行……。

“这次长达一千公里、没有陪同,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高棉人作响导的旅行结束时,人们的印象是:这个国家,至少在整个中部地区,已实现了局势相对稳定和正常化。

“在所访问的地区,最有积极意义的一点无疑是人民已安定下来。仅仅在几个月以前各条公路上都还挤满了被红色高棉政权还乡团驱赶出来的人们,现在人们已定居下来,再也看不见移民了。围绕洞里萨湖的两条公路两侧,高坡上新建的茅棚证明被推翻了的政权取缔了的村庄又恢复了,香蕉林、糖棕树丛中,种植着木薯、玉米、甜薯、烟叶的小园子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在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区已出现稳定、正常和复兴。”

J. P. 加卢瓦: “柬埔寨之行”

1980年1月18日

法新社

“还采取了使柬埔寨实现正常化的其他步骤。波尔布特政权之下被取缔的一切都在恢复，身穿藏红色长袍的喇嘛回来了，寺院和佛塔逐步修复了，这些导致了佛教的新生。虽然全国有经验的教师死去了约有一半，各学校都重新开学了。市场在大多数城镇附近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吉姆·劳里：“柬埔寨——死里逃生”

80年3月16日《洛杉矶时报》

“最近几周访问了柬埔寨的记者们也获得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感到，在韩桑林政府领导下柬埔寨正在复兴。”

威廉·肖克罗斯：“粮食援助，欺骗性的障碍之谈”

1980年3月18日《华盛顿邮报》

“金边的旅游者看见，尽管过去十年来历尽艰难与不幸，挤满首都各街道的人们却容光焕发，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这使他们十分惊奇。”

约翰·伯吉斯：“一年以后的柬埔寨”

1980年11月12日《波士顿环球报》

“全国各地又开始了信奉佛教的活动。原来改作仓库或关闭了的佛塔又在修理，和尚恢复了身分，又得到信徒们的敬仰。”

维森特·罗梅罗：“Camboya:Depuos de la Barbario”

1980年3月《号角》

“三百万人民！是的，七百万总人口中有三百万人被杀害了。这就是嗜血成性的波尔布特留下的悲惨的遗产。柬埔寨人口中近一半人在独立的名义下被害，而迄今为止，找不到任何半点理由可以为这种滥杀滥毁的行为作辩护。目前，这个正从死亡的地狱中复生的国家中，死里逃生的人们慢慢地抬起头来，他们不仅看到了白

骨垒垒的大地，而且还放眼未来。他们努力苏醒过来……布阿尼神父描述说：这是奇迹般的复生。1979年7月我第一次到柬埔寨时，金边是座空城，见不到一点生灵。街上空无一人，破桌烂椅比比皆是，断壁残垣百废待建，没有水，也没有电。六个月以后，在1979年的圣诞节，一切都变了，许多人返回城市居住，街上已有些自行车。到1980年6月，金边又复苏了。1981年8月期间，金边市场甚至比越南的胡志明市还要拥挤。许多婴儿出世了，孩子们在街上游荡。

《金边在复苏》

1981年1月23日《Christian Scasso Afrique
- Asie》

“一年以前被遗弃的金边本身正在复苏，其速度之快使最乐观的观察家也感到吃惊。市场上高高地堆着周围农村农民运来的蔬菜…已经忘掉了怎样欢笑的人们脸上又浮现了笑容。”

克里斯·马林：“饥荒威胁着柬埔寨的复苏”

1980年5月21—27日《时代》

“柬埔寨的面貌日新月异。一年以后的今天，死亡的邪风已离开了城镇和乡村。现在的生活充满家庭的甜蜜。团聚的幸福握手的温暖。柬埔寨人又变得乐观而轻松了。”

麻柄贞雄：1980年6月16日 Yomiuri

“柬埔寨正从波尔布特政权遗留下来的废墟中站立起来。社会活动在国家轨道上进行：这就是在去年五月访问过该国、13个月后又重访柬埔寨的报社记者们所获得的印象……”

伊 川

1980年6月16日《朝日新闻》

“你一抵达，就为其变化所打动。相对的平静取代了去年的苦痛。

“人们说：‘奇迹！’这种奇迹，并不体现在街道上，街道的房屋似带着过去掠夺的痕迹，垃圾布满在许多人行道上。这种奇迹，体现在好奇代替了饥饿孩子的眼睛中；体现在妇女们五颜六色的服饰和动人的若无其事的神态中；体现在重新获得各种权利的生活中。

“学校、工厂、医院、城镇、乡村，各个领域都走向正常化。这种正常化无疑是困难的，但随着饥荒的消灭、死亡率的下降和某些稳定局面的出现正在慢慢地进展。

“这是黑暗年代物质和精神上的摧残之后的令人惊讶的新生。”

弗朗索瓦兹·科雷泽：

"Un an après, Kampuchéa 1981, Témoignages"

“今天，金边焕发着一个从波尔布特时代的灰烬中获得新生的城市生命之光。学校、医院和工厂重新开办了，人口猛增至500万以上，市政府免费提供水、电和住房。现在人们又可以寄信、又有钱花，而这在波尔布特掌权时是被取消了的。新的货币已为许多自由经商者乐意地接受，人们可以坐汽车或火车在国内旅行……。

“韩桑林政府逐步赢得了人心。

“……在柬埔寨国内和泰国难民营的大多数柬埔寨人看来，联合国中对波尔布特政权的支持是极其令人难以容忍的，他们甚至感到难以相信。他们怀疑外界对于 Toul Sleng 那样的灭绝人类的集中营的十足的邪恶是否真正有所了解。许多高棉人悲叹：‘本来我们会对任何人来解放我们都表示欢迎，可是只有越南来了。’”

汤姆·范思罗普：

1981年2月3-5日《爱尔兰时报》

“……1980年该政权恢复使用货币，重新开始了邮政、电话和电报服务。开始以货币瑞尔，而不是以大米来支付政府官员的薪金。

“国家剧院重新开放，演出传统舞蹈，这使观众中许多人流下泪来。红色高棉统治下遭受阻止的恋爱方式又恢复了。在洞里萨河畔，过去的王宫附近，一对对情侣漫步走过出售鸡蛋、干鱼和甘蔗汁的小亭。

“婴儿猛增，金边充满了一、两岁的儿童，对于一些较大的孩子来说，城市生活第一次意味着发现玩具……”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丹尼尔·萨瑟兰

1982年2月3日

“……带着明显政治色彩的~~教育~~在柬埔寨再次开始走向制度化。

“红色高棉于1975年4月掌权时，领导人波尔布特一举关闭了学校大门，以表示他对于正规教育的鄙视。校舍变成了猪圈或集体厨房。金边的一所高中变成了臭名昭著的 Toul Sleng 监狱和酷刑室，16,000名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被杀害。

“……政府给自己颁发了一份感人至深的~~成绩报告单~~。去年上半年，开办了221所幼儿园，对411,250名成人进行了扫盲教育。人口最多的农村省份之一磅湛省现有教师比1975年以前增加了211倍。”

✘ ✘ ✘ ✘ ✘